



文

■五先生述（續）（岳陽李澄宇）

陳先生生戊，字海文，岳陽楊梅沖人，先生甫五歲就學叔名邑庠生純卿先生，識，既長負文譽，許授徒某姓，得邑名賢經史古文辭，學大進，臨冠游萍，遂食餼，旋考入岳陽書院，任齊長，忝陞陳氏理隨湘吳風孫兩先生先後掌教，見先生文，輒置第一，一院聚觀，咸嘆弗逮，某歲秋試，題爲述而不作章，先生俯仰今古，有隱痛，縱筆高論，數十載後異調若書見，典試官批議論奇開石破天驚，掄元，嗣疑文內古和字匪雅，覆弗第，一時譏意不諱，誦其文往往泣下恨不遇，而先生弗甚介意，歲辛丑，方先生亦派下縣不縣城，先先生廡修繕舍治子史，彙計教學地理，謂學新政用，第文問神，先生子視吾，吾亦視先生若父，師弟若斯，近日殆未有，民國十五年，先生令湘鄉，會戰事起，或欲羅籍殺助餉，弗許，日晉省謁大吏請禁製，先生猶譴，先生遂棄官反岳，明年，國有大變，官紳民無不嗟者隱離萬，先生誓不免，得密報先遁，然自是以酒自隱，不復問外事矣，民國十九年卒，壽六十七，子二，曰蔚森，曰期道，

（未完）

請

趣戰謠（母忌日本篇八）

羽翼已成絕四海，涓涓不塞痛江河，今朝留火他
（彈歌老人）
家屋，明日池魚可奈何，（國難及非國聯聽者）
富者出財盡效力，遭家一致事何如，與君虎海門
來禍，亦識養養令從無，
秦亡六國亡秦楚，黃雀輕輕報復讎，但謀殺人四
海水，紛紛此局果誰堪，

國難會議
(清渠老人)

國難臨頭議F遲，況兼意見各紛歧，會而不議議難決，議決何曾見實施，動云庶政要公開，明白及開暗獨裁，畢竟無人負專責，空勞開會汽車來，

鼠驚示承祧弟（聯承上首章）

風蟬七起百蟲蟄，雨聲漸洗淅淅聲，孤蟬長伴三更冷，兀坐嗒然四寂莽，黑影時驚東樹人，又驚後宇響鈴杵，遽而視之賊無所，俯而聽之蟬亦止，此時寸圓方寸心，茫然隨風雲飄蕩，返步之舉亦且錯跡，器響杳如良薑爾，知能避人難避貓，所以素者終其素，伊先見人如目貓，何以得果貓而死，只顧口腹不顧禍，無怪禍自口腹起，（睹細事）

傷吾心，今人與鼠同一軌，悚然操筆詠斯章，我弟入世宜鑒此，

■小年夜

今夜小年夜，滿堂燈燭光，兒童箇箇喜，時事吾感傷，今歲捐款急，又復抵借洋，民命被迫如火煎，家無四兩肉湯年，無肉過年乃細事，無錢應捐大於天，里正設法去借貸，借貸不足賣寶田，寶田乃是足頂，迫緊大緊草鞋，誰去割兒割

兒忍爹爹哭

手又觸吏怒，不賣兒，不下台，得錢出門笑口開，賦飲之毒威於豺，

■上海

第一商場稱上海，第一戰場亦稱之，掀天砲火逃

意三郎平安書

逃共一至此，夜燭暗不明，松柏剝隊走，下視生心驚。謂馬二家堡，險窄莫此并，下視千丈石，上視天如罽，梯田又梯路，亂竄來殺聲，羣山及曉見，刀斧踰峭壁，如彼狻波電，露背狀巨鯢，又如蛇常山，首尾相拒迎，亂雜浮露裡，如彼春田耕，又如海潮至，無風達波生，驚悸亡命日，一不可名，驚魂一追述，足壯酸痛壘，險恨不尋險，持勢子平生。

雜俎

訃齋詩選
(續)

廬山雜詩云，居在翠中行，登上，匡廬面目有無開，雲蒸霧合香，禪寺，誰見洪荒裸體山，按畏公自注，或問廬山古迹，答黃龍寺前裸體山最古，言頗雋永，

秋八月，奉承福讀竟讖，

卅年前，讀君弱冠時制科文，光飭熊羆，壓倒時
彥，旋即會於文勤公云，君九歲時，即當於臥內
篝燈讀漢經，標極可知矣，今讀非菴詩草，含綿
遶而吐滂沛，極芬芳悽惻之情，證以君之施於感

趣聞奇秀容，豈非遇之相迫而致

注，戊辰端午，抒寫襟抱，出以自然，迴翔古今，意態自廣：建安五言，實是辭達，施之近體，異轍同歸，大詩蓋深得此訣，觀讀訖謹注，

證之妙也，弄菴詩至是凡四讀，

輒傳審訂，此集猶前恨，意常有餘，聲情蘊結，皆不言外，而綴筆所到，天地悠七，怡然涕下，廬陵云，或難盡合，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

非庵得之，戊辰四月倦知讀，

粗服，而老味溢出，風軌不墜，七律或近元裕之

詩話

未晚樓詩話（五）

荒郊云我行經荒郊荒郊不認視暗林疑履聲陰風颯然起千壑臥荆榛羣狼尺以咫想其奔苦時信惻念孫子安知非英雄絕心未死茫茫天地間白塵僅彈指勿論影與燭賢達豈如此

（岳陽李澄字洞庭）

海村云眼色帶海角鷗鷺喧樹枝農人罷耕作閉戶常及時麥塢淨如洗浪烟生晚炊小米既易熟全家共饌靡苟不自苦力饒苦將告誰初更燭燭臥早起無遲七

（未完）

邙筒

(上畧) 假句寄上獨見主筆先生斧削並乞賜登助
興欄內爲荷
聞滬戰和清老壬申元旦韻(醉舫)
壬人在位悞漫漶(敝老春潮中有此句) 申浦潮流
血未乾燭竹頻頽非可樂扶桑不滅敢言歌春光愛我
江湖志復何陵夷山海關回首廿年如奕局中原多事
憶長安

留幸賴斯人獨運籌馬革

龍江回馬保金甌南荒蕙以將軍恨（聞馬占山赴瀋
不確顯係日本造謠）西域葡萄征客愁鄰國多賢吾
國恥亡秦三月報尊仇

FILE

第三十一回 拂逆之遭有前因即有後果
變幻無定有上台即有下台

山下，手持有百步燈者

時，等交換後圍擊的，不料軍機不密，土匪密探衆多，沿途皆有放哨之人，見有兵勇甚多，默未交，即將田家驥殺了，（匪語云擄票）携去言定二千元贖取之費又被搶去，兵勇在黑夜，路徑不

個人，人財兩空，懊惱

家，表面說安慰的話，實在是報告他的兩位太太行徑說，一個回到上海，辦識一個戲子，唱花旦的，卿卿我我，爲之製服裝竟花上二萬多元，且騙去洋錢不少，不到半年，所捲逃之錢，化爲烏

人家傭工，二亦太太攞

未拐去金器換了，★（未完）